

新體詳註

第二冊

古文評註全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訂古文評註全集卷四

渠陽劉豫庵先生鑒定

錫山過上元黃

珙商侯選評越際飛

嶺南曾潢雲士全訂龐雲燦瀧洲

西漢文

過秦論

賈誼

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旋欲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拜爲梁懷王太傅後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卒○過秦者論秦之過過秦者也

意思只
要論始
皇之過
此是追
紱其積
強之所
由始非
歷論秦
世也
過內外
句長短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孝公始皇六世祖也崤山秦塞也函

谷關名擁亦據也雍州孝公所都謂欲論強秦之敗於一旦而思秦之所由強非一日矣追溯其前蓋自孝公始其立國也雄據崤山函谷關之險固坐擁雍州之重地若論封建實周家西北之大藩也孝

公君臣固守其國之強而窺伺周室之成敗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席捲如席之捲物括盛也猶囊括而結之也八荒八方也秦窺周室已久則又不獨窺矣天下之大思欲席而卷之宇內之廣思欲包而舉之囊括者謂欲挈四海括在囊中并吞者如長鯨

之吞物總欲盡取之意也四句總是一意所以必疊寫之者蓋極寫秦先世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爲偶

孝公時
秦之爲
秦如此

耕織脩守戰之備。

商君衛公孫鞅也相孝公變法封於商設當是時徒有君而無臣猶屬虛想不意天生暴虐之孝公爲之君卽生慘刻之商鞅爲臣以佐之內則立

法制度男耕女織脩戰守之具以固其本

外連衡而鬪諸侯。

衡音橫連衡者謂誘六國諸侯事秦使之自相攻鬪以神其用

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

西河魏地拱手言易也商君伐魏破之魏獻河西之地以和此段敘秦強之始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

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

郡。

惠文王孝公子武王惠文王子蒙襲也膏腴美地要害者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孝公沒後惠王武王俱蒙孝公富強之舊業因孝公窺周之遺謀而侵掠四方南則兼併漢中西則包舉巴蜀東

則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邑四方諸侯皆受秦害其強又爲何如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從同縱平聲締交連結也列國諸侯人人恐懼自危相與

會盟謀所以弱秦之計乃不惜珍奇之器貴重之寶肥美之地以招致天下之士而共謀之所謀惟何乃是約六國爲合從彼此連結相與爲一而弱秦也此段敘惠文武昭強秦之事忽用閒筆寫諸侯作

觀反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謂諸侯謀弱秦若不以成敗論亦適在可

以有爲之時也時齊有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君公子無忌此四君者又皆明而且智忠而且信又皆寬厚存心而仁愛待人又皆尊禮賢才而貴重士子又且約爲合

篇中凡用幾許人名總爲引起陳涉一箇

此寫諸侯何等忙此寫秦人何等閒

惠武時秦之爲秦如此

從以離散秦之連衡當是時有弱秦之賢臣如此此不是贊四君是說四君如此曾無所加於秦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

有弱秦之兵士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此既有

君之賢而更招致天下之士則六國之士於是乎集矣弱秦處無善謀而一時則有若甯越有若徐尙有若蘇秦杜赫之屬深思長慮以定弱秦之謀爲去聲齊明周最陳軫

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合從苦其意不通而一時則有若齊明周

毅之徒婉轉曲折以通弱秦之約吳起孫臏帶陀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攻戰思其兵不强而一時則有若吳起孫臏有若帶陀兒良有若王廖田忌有若廉頗趙奢之朋嘗

選將揀卒以練弱秦之兵以此謀弱秦秦容有不弱者乎此段只是詳寫以致天下之士一句嘗

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叩擊也關函谷關也謂秦地雖廣以天下較之

晉百萬之衆諸侯率之叩關以攻秦其威勢之震赫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

巡而不敢進延引也九國六國及宋衛中山也遂巡退縮貌按周慎觀王三年楚趙魏韓燕同

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引諸侯之兵以待敵致使五國之師反驚疑相顧或左或右意總之此一役也秦未嘗亡一矢一鏃毫無所費而天下諸侯或數百里或數

爭割地而奉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

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

殺人多也。宰割如屠宰之割肉也。割地奉秦則諸侯安得不敵。諸侯敵而秦有餘力矣。以秦之餘力制諸侯之敵有不戰戰必追亡有不鬪鬪必逐北。故有時而伏尸百萬有時而流血漂櫓。因戰勝之利乘無敵之便遂以秦而宰制乎天下。諸國山河於是四分五裂矣。威勢若此強大之國猶勉保土地而具文請服至於敵弱之君直獻俘而入朝矣。此不是矣。秦之強如此此毀結上惠文武昭之

盛
正及孝文三主憂三主國日幾國家無事孝文王昭襄王子莊襄王孝文王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曰淺國家無事子卽始皇父也言秦之強盛固已相延四世矣延及孝文莊襄二王雖嗣前烈然享國之日不久故國家不及見其強橫之事此鋪敘作過文不好落空故帶筆點綴二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

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爲西周故曰二周極音垂短杖也柎音甫長杖也筓音痴擊也及至始皇其強愈盛舉孝公以來六世之餘業一旦奮發而爲之振舉取天下之長策而御乎宇內因并世吞二周之舊蹟而滅亡六國之諸

侯履富世至尊之位而控制乎上下四方之六合慮天下不服執極權以鞭笞之威聲振動乎四海則其強爲何如按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則吞二周勿誤認始皇事南取

過秦論
凡三篇
上篇過
始皇中
篇過二

世下篇
過子嬰
此是過
始皇者

至始皇
寫得氣
色更加
百倍

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

百越謂越有百邑也俛同

俯秦之強東西無論已至強者莫於南越始皇則取百越之地分爲二郡一以爲桂林一以爲象郡致使百越之君俛首不敢仰視自繫其頸以委性命於獄官下吏此在六國之外極南之國服其威如此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籐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

既振威於南遂從事於北乃使其將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籐籬而守之即至俛首匈奴亦避始皇之威退卻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狎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

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彎音挽將士受秦之辱亦不敢彎弓而報怨此在六國之中有怨於秦之人亦見其威如此此段論始皇之威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燔音煩焚也百家言經史子集諸子度秦稱百姓爲黔首始皇既并吞天

下自以爲德並三皇功高五帝則是先王之道不如吾道矣况黔首之衆往往誤於先王之道而妄作聰明廢之可也則是百家之言不如吾言矣况百家之言又往往盡惑黔首之心而開其妄想燔之可

也廢者廢燔者燔則黔首愚而無用永不能謀秦矣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墮壞也咸陽秦都也鋒兵刃也鐻音據樂器謂民之敢於作亂者以名城堅而可據也吾墮之民之敢於

謀逆者以豪俊爲之倡也吾殺之起戰爭之釁者兵也吾盡收之以聚於咸陽銷鋒鑄鐻以鑄爲鐻鑄之不盡再以爲金人十二則民雖欲弄兵而無兵可弄矣縱有強民以此三者弱之則未有不弱者

黔首既愚且弱永不能抗秦吾縱心驕橫復何所慮哉此段先寫以愚以弱隱含仁義不施意按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始皇以爲瑞乃銷兵器鑄爲金人象

之號曰

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爲固。

踐行列也。華山名。十萬曰億。謂民固宜防而險要亦不可不立。故先爲愚民弱民之計。然後設險據要。

華岳峻山也。行列於其前。以爲城。而城何如。險黃河洪水也。吾因之以爲津。而津何如。要望其上。則據

億萬丈之城。觀其下。則臨不可測之溪。以此爲固。其固可以知已。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

誰何。

再置賢良之將。設強勁之弩。守於要害之處。再托以親信之臣。衛以精銳之卒。而遍陳利兵。則

固而誰何。誰何言。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

金城言其實且堅也。當此天下已定之時。推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如此。之固。金城千里之廣。可爲帝王萬世之基業。一彈不再弱矣。又何所慮哉。

此段寫自以爲只此幾句。乃真是秦之過。看來秦過亦只是一味太愚。更無別說。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

殊俗遠方也。謂既沒之後。餘威所至。

猶爲之震驚。看下文。然而陳涉。四

字筆勢。且作大轉。此是再帶一句。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

之徒也。

陳涉名勝。二世元年起兵。甕牖以瓦甕爲窗。牖繩樞以繩繫戶樞。氓同氓民也。隸僕隸。遷徙之徒。謂涉曾遺戍漁陽也。始皇之餘威。若此。縱使豪傑將相。誰敢便生異心。然而陳涉

何人。不過甕牖之子。爲氓作隸之人。而東西遷徙之徒。至微賤也。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

察其才能。且不及中等之人。至庸愚也。考其品行。非有仲尼墨翟之賢。德足以服人也。問其貨財。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財可以聚衆也。按范蠡相越滅吳。泛舟江湖。止於陶。變姓名。

始皇時
秦之爲
秦如此

然而二
字通篇
轉關處
此段極
寫陳涉
既無其
位又無
其資句
句與下
文對鉞

此段言秦之亡不出於不章看此諸侯如寫此難涉如陳易鉞此鉞必對鉞不伏應而伏中處帶轉前一段唱嘆全爲勢結語作

爲陶朱自號陶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年之間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猶賴魯之窮士也耕則嘗飢桑則嘗寒聞朱公富往問術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滋息不可勝計十年間貲擬王公

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

嬴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躡音業躡足馳驅也行音杭行伍軍中也嬴音掘嬴起驟起也阡陌

田間道路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罷同疲將去聲揭高舉也嬴音盈擔也景同影言涉既非其人又無其資宜其貧賤終身矣不意馳驅行伍之間驟起田野之內所率者盡疲弱之卒所將者幾數百之衆

卽此數百疲弱之衆皆秦之衆也以秦之衆轉而攻秦苦無鋒刃而斬木以爲兵苦無旄旗而揭竿以爲旗吾方悲其不量力爲天下笑孰知天下附和者如雲之集天響之應聲遞軍餉者如形影之相隨

不知凡幾由是山東豪傑相繼並起一日而秦之族亡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

也吾觀於秦之興亡而竊有不可解者秦既兼并天下則天下非小弱也崤函雍州其險猶昔亦儘可以自守此帶轉上篇首二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陳涉戍卒也其位豈能尊於九國之君此句帶轉上諸侯鉏耰棘矜非鏐

於鉤戟長鑕也鉏同鋤耰鋤柄棘有刺木也矜亦柄也鏐音先利也鑕音殺矛屬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棘矜之類以相攻戰非有利於鉤棘長鑕之

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適與謫戍音庶守也抗當也陳涉曾戍漁陽不過一罪人耳豈能比於九國之師此帶轉上百萬之

自於是廢先王之道至萬世之業也。一。論之案。此仁義不施。四。字。論之斷。其餘前。寫嬴秦。寫陳涉。之微。是論之波瀾。

衆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鄉同。向言涉之謀慮。行軍用兵之大。道皆不及昔時之將。相此

國之士。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把陳涉與六國較量一番。宜成者不成。宜敗者不敗。而異其變其所就之功業。六國若彼。陳涉

若此。其相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度音鐸。量度也。絜音洽。圍而量之也。絜束之也。設使山東之六國與陳涉之兵。度其長而較其

語矣。大比其權而量其力。則難以並論矣。此再將今日之秦與前日之秦。今日之陳涉與前日之陳涉。比對一番。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招舉也。天下共九州。秦據雍州。此外之八州則冀兗青徐揚荊豫梁也。同列指六國言。秦地雖大。以九州

論之。猶是區區之地耳。以一隅之地而操萬乘之權。偏能招舉八州。同列諸侯使之朝服。是豈一旦之功哉。蓋已百有餘年矣。強橫如此。其久然後以六合為家。以崤函之地為宮。似乎守之亦不難矣。

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凡七世故云。七廟謂陳涉不過一夫耳。為首倡而作難。遂至七廟隨之而墮。壞不但地喪。

於漢即王子嬰之身亦死於楚人項羽之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天下當逆取而順守。秦以力攻亦以力守而不施仁義。不知攻守之勢不同。所以取亡通篇結穴在此。

過商侯曰。仁義不施。攻守異勢。是一篇過秦主意。卻妙在藏過一邊。千迴萬疊。只是論秦如此之強。又千迴萬疊。只是論陳涉如此之微。正不知過在何處。後一點醒。令人豁然。遂覺始

此之強。又千迴萬疊。只是論陳涉如此之微。正不知過在何處。後一點醒。令人豁然。遂覺始

皇強暴不仁。并吞不義。其過遂不可言。

治安策序

賈誼

時天下初定制度疏闊匈奴侵邊諸侯王僭擬也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事多所匡建故曰治安

先提危亂目來數大危亂中有急有急故緩之有急故哀輕有急故斗翻有急故論不有急故婉曲有急故筆勢有急故謂國有急故溺於有急故安釀有急故禍基有急故不察有急故異火有急故而寢其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

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疏平聲此數語先自出其目立通篇之案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

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

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厝音措置也此段八喻先駁倒時論最醒最健本末舛逆。首尾衡決。舛音

也衡同橫衡決斷絕也國制搶攘。搶不安貌攘亂也疊下此三句卽後無數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事非甚有紀。胡可爲治。紀理

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數上聲此段述所以

陳策之意是一篇序也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

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寫樂一。兵革不動。寫樂二。

民保首領。寫樂三。匈奴賓服。寫樂四。四荒嚮風。寫樂五。百姓素朴。寫樂六。獄訟衰息。寫樂七。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寫樂八。軌道遵法制。也嚮同向賓從也。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寫樂九。

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寫樂十。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寫樂十一。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寫樂十二。顧成廟文帝生時。立其制簡朴。指願而

成之。故名此段歷舉治安之效。歌助之。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

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此言爲治者德在祖宗。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幸愛也。此言爲治者德被天下。立綱陳

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

而安。至明也。此言爲治者德及後世。總結上樂與今同一段。以陛下之明達。此句明許文帝。因使少知治體

者。得佐下風。此句暗許。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其爲治之資素預也。

至此序已畢。下特恐忽之故。再高自許。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上是喻亂已積於下極言治不可爲己力不勞費己財何憚而不爲意此十二句皆承樂與今同而加來此處重將上十束分作三段

至熟也。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亡同。無此段言所陳之策至當不易。

過商侯曰：本末詳明，首尾該貫，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特其明目張膽，無所忌諱，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文帝卽位躬行節儉，休養百姓，其時去戰國未遠，民多游食，不務農業，故誼上疏云云。

管子曰：

管子卽管仲

倉廩實而知禮節。

倉廩充實則民有賴而知禮節，卽所謂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意。

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禮義生於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

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

屈。屈音掘，盡也。男耕女織，生財原是。有時倘用度無節，則財力必匱。

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

謂治民之事無絲毫滲漏，便有餘畜可以積貯。

今背本而趨末，謂不急農事而趨侈靡。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

趨末者亦必食也。大傷乎財之源。

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

大傷乎財之流賊害也。

殘賊

公行，莫之或止。

謂殘賊之風肆行，無忌不能禁止。

大命將泛，莫之振救。

大命國家之命泛覆也，以民不足不可解救。

生

無蓄積之弊

此段言漢無蓄積甚爲可懼當預圖也

此段言荒與亂俱故當積時以備之

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也。靡散天下財產何得不蹶。蹶音厥傾竭也以物力

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官府公儲及民間私蓄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嘗還顧言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歲惡年穀不熟

也不入不納稅也年歲不登朝廷不顧爵之可貴民間不顧子之可愛急欲救死也此等情景既達於天子之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

上不驚者。音顛危者欲墜之意應上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禹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雖聖人之世亦不能無饑饉與豐穰此天行之數難以預必安可不謀所特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脫或不幸雨暘失調有二三千里地方亢旱之災其時要賑濟許多飢民無蓄積從何處取給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或猝然邊上有事調動數十百萬兵馬把守截殺其時要許多糧餉無蓄積又何處取給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屈置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謂奪人而食也衡同橫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

謂人且相食也罷同疲羸音縲瘦也齧音咬留也易子謂不忍自食其子故易子而食齧骨者言所易之子亦皆餓瘦無肉可啖也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

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猶貳也此時法令必不能盡行無阻其遠處能懷疑貳之人皆乘敵而爭爲不軌迺駭而圖之豈

此段言
有蓄積
則其效
如此

此段陳
蓄積之
策

數語收
盡通篇
何等筆
力

將有及乎。

言蓄積不肯早圖及大命將泛時雖欲圖之而不能也駭字與上驚字相應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謂積蓄存

貯所以備災變是天下之大命脉安危存亡之所繫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

積粟既多財用有餘亦何事不可爲如下文所云也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

以之綏懷敵人降附遠夷何招而不

至此幾句見即有卒然之患足恃爲備所以爲大命

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

勸民教他盡歸於農使各出力耕作以爲衣食之資著同着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

緣因也末技謂雕鏤之巧者游食謂游惰而食者令

此等人亦皆務農則趨末者少食者亦不衆無殘賊之公行矣

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物力不屈財產不蹙民不貼危亦無遠方並舉而起者所

以爲樂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廩同

竊爲陛下惜之。謂之富

民受治謂之安廩廩危貌此又以能爲不爲致惜望文帝必行也

過商侯曰此當合貴粟論參看然務農更在貴粟之先畢竟賈誼爲醇要之文帝開籍田以勸百姓其於兩人之言均有感耳

至言

賈山

漢文帝時日食下詔求賢有穎陰侯騎士賈山見文帝與近臣射獵恐妨害政事乃上書論平治亂亡之理名曰至言者其言之切至也

直起幾
句如奇
峯矗立
是竦人
主之聽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

謂人曾有是言向所聞而慕之者臣今日願效其人也

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以始皇惡聞其過自取亂亡就借秦事爲

譬喻論

唯陛下少加意焉。

此段是一篇文章起法先冒起然在奏疏中則爲變體

夫布衣韋帶之士。韋柔皮也貧賤

之人以單韋爲帶無飾也

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

謂布衣之士若能立身脩行當時誦之後世傳之以形下

文秦始皇不能長有天下意

至秦則不然。謂秦反不如一士故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

數。賦稅也斂貪取也重平聲錢糧加之又加也數音朔征求不時也此言賦稅之重

百姓任罷。

任謂役事罷者疲謂疲於役使也此言差役之多

赭衣半

道羣盜滿山。

赭音者赤色也犯罪者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羣盜皆依山爲阻故云滿山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

戴目目上視也凡人憤恨之極則目上視傾側也側耳而聽言欲聞世亂樂禍幸災也

一夫大譁。

呼天下響應。

者陳勝是也。

大呼首先倡亂也陳勝即陳涉是時陳涉一起兵而天下騷然動矣

秦非徒如此也。

謂秦之失非止如前所云

起咸

陽而西至雍。

咸陽宮名雍州即京兆府秦孝公所居起猶自也

離宮三百。

離宮即行宮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三百言多也

鐘鼓

帷帳不移而具。

凡音樂之器狀第之飾隨處皆備不必移動

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阿房宮名言殿之四

阿嘗爲房故名八尺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

謂可以容隨從之車騎卽至四馬並行而無所阻

礙可以容五丈之旌旗而不致撓屈此言殿之廣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此段言宮室之侈欲爲子孫萬世之業也曾幾何時而子孫無聚廬託身之地矣廬草舍也

爲馳道於天

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

道路也騎馬駕車之路極其廣遠

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由江而湖由湖

而海凡可游觀無不徧

歷瀕海沿海之水邊也

道廣五十步

廣橫闊也三丈而樹

隔離三丈便栽種樹木一路去皆如此

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隱築也椎音追言作甬道用鐵椎築土令堅實而使隆高而以青松樹之取其久遠也

爲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此段言馳道之侈亦欲爲子孫萬世之行也曾幾何時而子孫無邪徑託足之路矣

死葬乎驪山

始皇崩於沙丘平臺葬於驪山之下

更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

造墳之時吏以督領徒以役作計其工力直遠

至十年

而始成下徹三泉

徹通也言其葬之深則下通於三重之泉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

冶鎔化也錮塞也

漆塗其外

擴外之隙則以漆塗抹之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擴中四圍又用珠玉翡翠之類以披飾之被同披赤羽雀

曰翡翠羽雀曰翠

中成游觀

言其大

上成山林

言其高

爲葬薶之侈至於此

理

使其後

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

蓬蒿草顆土塊蓬顆土塊生蓬者蔽塚遮著墳堆也此段言薤葬之侈亦欲爲子孫萬世之佳城也曾幾

何時而子孫不得茅草蓋土如庶人而葬矣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蠶食如蠶之食葉以漸而進也并

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

而詳擇其中

前車可鑒急宜審擇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忠

事君須盡切直之言使君聞其過然惡聞其過者必不能用其言而已之身以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若不切直君不能聞其過而臣之道不明

故切直之言明主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蒙冒犯也欲君納言先提此數語作

話柄亦是進言之法與篇首盡忠竭意同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磽音敲瘠薄也謂五穀種之美者不生於瘠薄之地影下

龍逢比干之不容於亂世

江臯河瀕

地之肥者

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臯水邊淤地瀕水涯也猥去聲盛也謂荆棘種之惡者偏生於肥美

之鄉影下芻蕘探薪之不棄於明君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

道不用

夏桀時有關龍逢商紂時有箕子比干忠臣也皆以強諫死此是善種不能生者

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

智芻蕘探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

草曰芻薪曰蕘探薪之人言其賤也此是惡種

秦以熊羆以能
六句以下
拾上以三
段仍禮以
不篤罪之
正義與下
文用之
有禮義
相反